

(勇者特权)

想法：

对于一个求知者而言，世界上最蠢的就是为他人说服自己制造障碍。

无论是情绪的障碍，还是语言的障碍。

求知是勇者才有的特权。

脆弱的人看似与人讨论，其实生怕发生“被说服”这种惨烈的事故。他们的“讨论”其实只是在小心的收集对自己的赞同，以便安抚自己的焦虑，说服自己一直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不必怀疑明天会有巨大的失败在等着自己。所以他们才会用不能克制的语言暴力威胁他们觉察出了不肯配合演出的对手。

这对手越强大，越显示出真的可能说服自己的可能，这种反抗越尖锐，越猛烈。

你可能觉得是在理性讨论，在对方看来却已经是在“处心积虑想要我不好过”了。

只有能随时随地坦然面对自己看错的可能的人，或者因为某种原因不得不实事求是面对客观问题的人，才能进行真正的有效讨论，并从这些讨论里获得真正的新信息。

后一种情况往往是为了解决问题而顾不得面子的一把手们。所以成功的领袖们常有真正的大智慧——不是在于他们的知识，而是在于他们以正确的态度参与讨论的丰富经验。

注意，是成功的领袖。那些习惯相反的领袖，总是拉着他们的组织一起陪葬。

发布于 2020-02-10

<https://www.zhihu.com/pin/1210047318068002816>

---

评论区：

Q: 遇到这个人之前，我还真以为读哲学书有好处。最近才感觉，读哲学会放大人旧有的一些观念，甚至过往的执念，使其更为固执。

---

Q: 人们隐约知道自己错了，却不能轻易服输，承认自己的错误和无意义，服从他人指导的权力。因此，人们渴求全能的神、公认的智者乃至绝对权力的指引，对它们的屈服不会激发屈辱感。

---

Q: 我觉得自己还是够聪明的，聪明到能理解你试图表达的意思。虽然如此，需要的时候我还是会制造障碍。这跟智商或者勇气无关，只跟发展的程度有关。老实说，我是觉得这条想法与你过往的认知水平不相称的，不由得怀疑这是你的本心或者某种伪装？

A: 啥意思？有什么疑问？

制造障碍对自己不利。

人很需要给别人最大的说服自己的公平机会——甚至可以不公平。

不然，稍微聪明一点的人想自己欺骗自己太容易了。

Q: 认知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以范式更新的方式迭代前进。不管是科技发展史，还是个人成长史，都是如此。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还有社会人，是显而易见的四种心理阶段。

当面临范式壁垒的时候，单纯的说理是起不了作用的。就算你的道理再正确，人家抓不住就是抓不住。如果强行灌输，反而会激发逆反心理的。每遇到类似的情境，我都会想起中学时和同学的讨论：大人也是从青春期走过来的，怎么就不理解我们呢？！

这个时候，你居然天真地希望别人敞开心防来接受你观点，才是我没理解的。这种事，微观上是洗脑，宏观上是和平演变。就算你相信自己当下的人格和未来的可能性，从始到终都只表述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观点，但是你哪儿来的信心保证别人不会利用这种漏洞？恕我驽钝，只能理解为有人用圣徒的心态打开了地狱之门，或者有人是别有用心了。

制造障碍，自然是有弊端。但是一个人以自觉的心态制造障碍，就不要武断地认为别人愚蠢。一件事，某个方面有利，某个方面有弊，某个阶段利大于弊，某个阶段弊大于利，我相信水平如你应该能够理解。类比于中共的操作来说，我只不过是想坚持独立自主的道路，走完必须的发展历程。这和自欺欺人完全没有关系，自知自觉如我这般者不会考虑欺骗自己。

另外我没太理解的是，你居然把脆弱和求知分割开来。人非生而知之者，大家都是后天教养出来的；高下相倾，强弱是比较出来的。也即，每个人在成长中都经历过相对脆弱的阶段。但是你现在把脆弱否定了。我只能理解为某人被知识诅咒后，遗弃了自己的成长史。

你所期望的那种互动方式，只可能发生在阶段相同水平相近的两人之间，不然始终要面临同化与被同化的问题。这已经不只是教育了，而是关乎政治，关乎生存存亡的选择。这也是我没理解你为何如此天真的地方。

A: 同化？你是说达成共识？

为什么只可能发生在水平相近的人之间？

我这儿可以说天天发生啊。

Q: 水平如你，我还以为不会拿我身边这种事情来说理。

A: 我在描述的是一个客观事实而已。

如果制造障碍，无论这是否值得谅解、值得同情，都会提高自己得到知识的难度。

值得谅解、值得同情、哪怕全世界的人都觉得你很年轻 / 刚受过伤 / 有某种童年阴影……所以这样情有可原，那又如何呢？

你得到的只是一堆没有获得知识的理由，终究是没有获得知识。

这并不能改变“想要真的有进步，人要自己努力不要给人创造说服自己的障碍”这么一个朴素的机制。

如果你要说这是对脆弱者必宽容，那么这也就是【自然规律】对脆弱者不友好。

当有人用各种我觉得违规的手段争胜，我是没力气去分析他这是因为什么值得同情的个人原因的，只能选择放弃无效对话。

第一这没法操作，总不能聊聊豆腐脑就变成免费心理治疗。

第二，这种理由人人都有，人没能解决自己的情绪这很遗憾，但这些对话是在谈论这些对话自己的主题，无论是因为什么愿因无力有效参与，都只能停止此人的参与。

第三，我完全不认为在任何年龄段、任何知识水平上对这种态度的要求是过分的。

恰恰相反，如果人人都绝对奉行这个法则，现在这种巨婴满地的现状本身就不会这么严重。

我不反对别人采取和我不同的对话规则，但是我的规矩是这样——用不正当的手段争胜，提醒了不警惕和抱歉，就会取消跟我说话的资格。

人生苦短，没本钱忍受人的阴阳怪气影射暗示

否认了自己的成长史？你是说我自己早年想必也是这样，所以应该谅解和宽容一些吗？

第一，确实我自己早年也是这样。

第二，我自己也的确曾今因为年轻时不自知的愚蠢的防御心态而失去过不少重要的受教机会。

但我一点也不觉得当年那些因为我那样的表现而取消掉我的对话资格的人们有错。

他们能有什么选择？他们没得选择啊！

难道他们不去选择那些更孺子可教的，而是全都把毕生心血耗费在出门第一个遇到的怎么教都混不拉几的傲慢小孩身上，永不放弃？

同情这傲慢的小孩——哪怕是我自己——那么那些出色的、超出同龄人的能克服自己的那些自卑防御的更好的孩子，为什么活该失去他们的机会？

我一点都没否定我的成长史，我只是理解了那些老师为什么那么严厉而“不懂照顾年轻人的自尊心”。

其实，真正回头看，这些老师根本就不严厉，也根本谈不上没有照顾人的自尊。而是那个时期的小朋友的那个“自尊”可以撑破地球，要照顾到满意需要一份全职工作罢了——那通常是他妈妈才会接受的待遇。

更糟糕的是，他妈妈通过接受了他那个扭曲的标准，让他误以为那个标准是正常的，是正常人都应该对他奉行的标准。

继续“照顾”，无异于供应致幻剂。

B: 不设置障碍方能海纳百川，吐故纳新。

这是最贪婪而结实的求知者。

没那么皮实，没那么对未知渴望的人通过设置障碍来保护自己，ta 们不能接受或者不愿意接受这么剧烈壮观的冲击，这无可厚非。

只是缘分未到，看不见这样的好处与必要性，接受不了不断的毁灭与重生。

能看见更大的世界，极致的完善自己，获得改变和创造的力量与智慧。

这正是这个世界的魅力，多砍一刀，就少了一半。

激烈的碰撞，激烈的痛苦背后孕育着极致的美。

Q: 我也觉得你的这篇文章和你之前的回答简直是判若两人。首先得承认说服一个人是很难的，因为这是人类思维的特性，这和是不是弱者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这逻辑上有点问题。

A: 你觉得这里的“弱者”是指什么？

Q: 我是不知道你这里的弱者特指什么。学海无涯苦作舟，求知的过程本来就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何况以往的经验并不适用于当今，不然也不会有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过程。这也是康德《纯理批判》的意义

A: 确切点说吧——求知上的脆弱，指“不能接受自己错误的可能性”

Q: 是的，我想包括我在内的普通人，当别人直接指出我错误的时候，我认知的第一面肯定也是为了反驳的，但这和是不是弱者没有必然联系。这只是人的防御机制。就好像你之前的一篇文章有写到说人为什么会发生暴力事件一样，这只是造物主的设计的一类人因。就像应激反应的递减是一个道理。不可否认的是求知上的脆弱是普遍存在的，而我们应该做的是针对问题去解决问题，争对矛盾去解决矛盾。而不是再人为的去定义这个人是不是弱者或强者的形象，后果可能导致对方更强烈的应激水平。

A: 我写出这个东西的意思，是希望人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关键，【自己要与自己作斗争】。在这个问题上，人是孤独的，不能指望老师们或者讨论对象们会额外仁慈宽容。

第一，指望不上的。

第二，对方有更重要的理由不能这么“宽容”。

必须得自己拼命跟自己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给别人说服自己制造不公平的障碍”。

B: 这个人根本看不懂你在说什么，他自己都承认了他在下意识反驳，太搞笑了。

A: 他不是没看懂，他是在为别人提出疑虑

---

更新于 2023/4/19